



晉書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千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與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

如云
破的
數世
手
姓

重
氏
氏
氏

叨竊非據賈謚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
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
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收覆車
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季伯竟
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
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
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
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
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美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
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

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
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
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
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
卽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
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
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
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
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
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
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

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
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
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
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
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
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諡曰威

王恂

弟虔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
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高令表毅嘗餽以駿馬恂
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
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
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

其以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
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
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
勲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
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
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一作
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
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諡曰醜

楊文宗

其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文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

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卽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

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庸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

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婺居養后以禮
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穆封裴氏爲高
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
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又
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
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
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祐與碧有
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
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
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

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
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
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
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
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一作半
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
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充
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
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
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后吾言方驗
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
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

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
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寔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
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
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
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疑一作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
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
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袁將以爲揚州錄尚書
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
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一作歎服之
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袁又以政道在於得才
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卽
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袁上表請伐之卽日
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袁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袁重
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
疑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
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豫五州諸軍事袁率衆三萬徑進
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袁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
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
亦建義請援袁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袁節度軍次代陂爲
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袁以春秋責
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畱鎮廣陵
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
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
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袁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

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惔、澄，放繼充，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在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

子修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絜，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

自入市買之，媼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常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

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一作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卽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爭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

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哀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卒以後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災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慾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涇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論有敦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

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終

氏周而開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鑿探幽貞遜以成其象故有避
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
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
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脩
至樂之道固無彊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
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
清之時尚乃不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
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

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俊之嘯詠林藪峻其貞
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
尚之德綴集於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
艸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
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
或設衣食者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
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
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係
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
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
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
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
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
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歎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
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
哀哉平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
可食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

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輦頽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柎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蚨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

六朝人
傳奇如
此何

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大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竝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儻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

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
蟬竦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
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
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
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踧蹌卽退遣丹
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
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
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
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
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充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鱗鱗
躍後作鮪鯨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

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

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充又謂
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
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
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
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尺娥
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
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
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
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
晝一作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

師曠琴

俗相延操舟
各色旣特精
也

馮云定自時

以高王易
云南天
誤

河女
章
小海唱

慕歌

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市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邨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涇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

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
勳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容
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
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
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
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
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
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
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
用硯與之至五歲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

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
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
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
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
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
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
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一作爲伯
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
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
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
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筆賦
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

劉楊優劣
在立身其
學則楊爲
何

范氏嘗
以命題
何

范氏嘗
以命題
何

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
遜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
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
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
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
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
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
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
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

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
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
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
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
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
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
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
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
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
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
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
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

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

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
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
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
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
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
如卿言烏九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
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
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王者以非選例不
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
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褻之化虧
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
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
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
終於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
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
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
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
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

王士貞云
凍水氏則
玄兒句覺
更精鍊

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
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
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
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
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
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
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
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執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
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
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
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
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
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
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衰不仕莫知
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
守張闕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
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
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
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
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

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李康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遜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竝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竝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

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太宗正終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檐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

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勸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猶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

經云禪宗
宗規

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州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黎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龔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竝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於時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邳郁字弘文竝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竝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驥驥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贲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源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墜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

真字影
湯不名
願不載

可記名通
焉云佳世
淺可以貴
自不可少

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筆門。歛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

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冀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於家。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艸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遜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

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歧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日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

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茂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遁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同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頽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

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眇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諡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尺，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岩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居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

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哀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

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符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符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朕

病三年不豫絕其滄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凡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也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宜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

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歎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踪。總角時、以雞卵汁澣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黃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

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逵其

迹

弊舍實逐

元康之人、可謂好遜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連、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中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

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躡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及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墜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竝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旣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常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絜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竝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

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

彭澤令及徵
不以其稱何
前乃貧不
就
鄉里小人邪
義熙三年
解印去縣
乃賦歸去來
其辭曰歸去來兮

則出。胡命。其辭。焉。是。意。其。且。事。於。是。乎。書。

既。當。自。也。而。不。見。則。數。一。半。不。為。簡。何。焉。云。想。見。冲。懷。

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嶇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邀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志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賞適

酒坐

希字

行云古波
飲不勝
葉石具色
此極

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
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
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
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
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
則振拔躡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夙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
編艸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
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猶愧時幸
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
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
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舍和隱璣乘道匿
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
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晉書九十四終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彌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矣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

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通，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

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眎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

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生。一作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舍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

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然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險。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

吳郡吳郡
時周瑜已
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
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
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
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
約乃率眾向合肥俄而敦死眾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
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也約不從豫土
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
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
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
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
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

上巳書咸
咸和初

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
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
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
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
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
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
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
李槃將兵到廬江其眾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
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
欲東向歷陽其眾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
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
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
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

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竝盡皆如洋言約旣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

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一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成朱雀飛鸞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于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下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

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
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
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
可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
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
息意友爲筮之使或畫一作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
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
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
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鬣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
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

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
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
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
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
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
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一作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
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歛發狂絞
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
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
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
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

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

元末為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着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為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為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郭外外
杜不愆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或一作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壘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柁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珣

卜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

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珣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鳥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鳥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平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率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

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茹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避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一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

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

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我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卽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

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滄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鼉、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

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髯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二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巴西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

絕曆終有期，金離消干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喬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類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于虛遊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授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其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平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叅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竒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儁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

和云對馬
解引人入
處
解夢教之
好已不

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聽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詣好尚之士

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西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疆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

馮云異初
志陽蓋本
祖此

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薨、死、其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麐

郭麐、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麐筮之、麐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麐、麐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麐曰、其祥安在、麐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麐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麐不可從、誤人大事、麐曰、若其不捷、麐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帷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麐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麐、麐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

人服其神驗光以磨爲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儁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徃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

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騰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麴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詐，告資曰：義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

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
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
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
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
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
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
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
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
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
吾肩慾報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
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
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
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
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
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
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
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
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
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
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
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
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

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僂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僂檀不能從僂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僂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僂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沈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竝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途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日暎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竝通幽洞具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

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終

魏川世國

魏川世國

晉書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

獨秀魯冊於是飛華一作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

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

宋本有藝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

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

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

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

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秦始

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

馮云清華不
廉九為

及古別
毛氏

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於篇末

羊耽妻辛氏

憲英之孫也春秋時賢母也後世不可無所傳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

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

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

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

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

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

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

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

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

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

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

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

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義處下之道吾良其有他志也及會將

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

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

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

金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

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二漢時了知事機也中丈夫也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於杜氏十
八而發居子植女韡竝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
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
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
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
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
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
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
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
坐預後果爲饑同三公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
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
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
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
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
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
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
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
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
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
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
親重郝不以賤下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

獨馮也
不此之

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

稱其孝稱其節更稱其下可妻足為女範王成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弟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義風擗之死者可風王成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

目後妻為
繼室如於
此何

有以而云富貴可致此髮不為可也凌云不堪存過一乃

一坭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以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

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

周顛母李氏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而顛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顛等竝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度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竝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

目下不畫
長且下不
畫短古字

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竝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竝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

有少云怨
恨至此我
可不能也
可也也

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癸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竝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辨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夫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旣無胤嗣又無基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顛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

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頌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頌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旣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旣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旣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鸚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鸚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

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發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

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竝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韋逞母宋氏
何

後慢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吠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吠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旣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

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主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

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
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
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
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
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
十數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
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
慙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
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
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是時呂紹妻張氏亦有
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
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
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
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譙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
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
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
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
輕舉闕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
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
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

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漂流，托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廻，僞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王，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終

晉書九十六

晉書九十七

晉書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
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
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
亘玄方七戎六蠻縣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
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
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
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
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
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賧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

及古開 卷

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倭人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豹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瀕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虜艾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虜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

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謂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謹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肅慎氏
漢書卷九十七

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棹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磬皮骨之甲壇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磬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磬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磬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

宋本

此下有四年方達季龍六字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

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

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竝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滿都國

師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鈇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大秦國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康居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熊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與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

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鹿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鹿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巴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幕毼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辨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斃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

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窟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羶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

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
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
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
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
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四金銀五百斤
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
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
今王孽竝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保護首領以沒
於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
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
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
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
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
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

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
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
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
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
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齊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
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
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
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

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祖吐谷渾公當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熊少曰烏紇堤視熊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熊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埽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勳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熊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熊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漲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

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盤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盤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一作馬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

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彊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貢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呂光討西域復降於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是也子則以
何仲尼懼所
慎我不同六
而況有可同
前茅以制尚
引而申傲子
相如迫以圖
迫視亡之亡
不亡視百以

心國不自是而
易曰其亡也
繫于苞桑
否則惑以荒
否則肆以怠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
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
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
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
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
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
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為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
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
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
使賜顯拜其王藍庚為大宛王藍庚卒其子摩一作之立遣使貢

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
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
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
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栴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
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日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
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
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
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

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齋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横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鯉水何注也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

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錕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枹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於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

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北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繒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外亦見
氏名皆奇
古陳觀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
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
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
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
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
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
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
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
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
盧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竝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
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
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茂種羌渠種賀賴種鍾

十九種

跋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
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
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
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
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
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
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
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
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
時有騎督綦母俛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
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
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四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鞞充郊掩甸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鷲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茲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掩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遠天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

虜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劬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逃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晉書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西川中園書
氏書同前

晉書九十八

西川中園書
氏書同前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奇終世可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官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

領云蜂目
豺聲未振
獨以

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
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
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勲績。惠帝反正。
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
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
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
敦謂所親曰。金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
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
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
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
爲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
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
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
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作亂。荊州刺史周顛退走。敦
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弼。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
繼援。及侃破弼。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弼將杜曾所敗。敦
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弼也。敦以元帥進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
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
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
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
初。文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

新明寺
於前或
補注

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震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于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

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問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竝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

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
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
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
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
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
又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
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
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
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
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
歸反玷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囚圜然終爲
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

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
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
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
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
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閭
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
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
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
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
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
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

系省云老
賦故自豪
壯意尤可
駭

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諸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按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誣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尅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虚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

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一作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

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楊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璠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

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
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
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
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
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
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
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
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
陳晷散騎常侍虞駿賜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
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瑜
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
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
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脅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叅
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勲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
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
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
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
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
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
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
脇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
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
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

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
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
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
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治
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
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
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
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
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
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
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
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
著功臣之胃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
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
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
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
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街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
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
臺當與宿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
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
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舍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舍
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
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以

誅奸臣爲名，合至江寧司徒導遺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絲絲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于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其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

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舍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舍于越城舍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舍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舍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并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襯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峻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舍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

吸板室武
上馬舞稍
各川技瘡
振不讓入

有當云自
是之可傳傳
此若少
且思任云英
雄了再教
二人

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躰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

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巖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旣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基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亦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

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咎堅勸勢降乃回縛輿視請命溫解縛焚視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竝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喏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

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
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
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
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虚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
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
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
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
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
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
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
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
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

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
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
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
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
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
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搥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
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
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次女媧堡溫
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
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
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
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

劉越石
此
不第云云
致峭而後
形容峻峭
何地有向耶
義

原慨然曰
况至正存後
以字為止于桓
大口形勢
此情呢

了春常云天
都是王狀
擊手唾壺

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
伎女也一見温便潜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
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
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
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
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
輶軒相望於道温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
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遣
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
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
少為琅邪時所種楸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
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
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
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
距水而戰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
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温屯故太極
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
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
太守滕駿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喆義陽太守胡
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温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
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
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

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旣廻衆星斯仰本源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貞通資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矧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

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虜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盞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

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
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
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
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
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
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
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
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
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于其事。其三機務不
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
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

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使司馬，
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
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
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
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
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
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願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
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上流，
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
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耻帝道皇居
不陋於東南，痛宋本無痛字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
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寬，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

馮云直連胸
懷抱與笑置
從他笑罵好
良否我為
同快
至五曲中奸雄
相態以自非
若人非
又云英雄相
識於不心成敗

於
前日復見奸
雄心止王成

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
即無煩以臣踈鈍竝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
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
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
錄遙領楊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於
洲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燕惟下
七奠杵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臥對親察曰為爾
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
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
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俛身先以
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
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

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
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墓
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
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眾八萬距溫戰于林
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蕭
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
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
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溫誣已
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舍以牛酒犒溫於
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
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
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

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竝遣軍援瑾。温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温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于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叅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温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温威勢

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温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夷。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

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表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與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办公私爲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

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旣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

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
既爲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
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
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
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
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
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
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
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
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
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
不敢異言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韻禕偉

於時温在
才益

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祕
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
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
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
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鄆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
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使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
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
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

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爲哀所得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竝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憤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旣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瘡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